

世
廟
識
餘
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癸卯吏部尚書許讚等以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張
惟一求改吏部太學士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為東
陽縣知縣疏計之并以所囑文選司郎中王與齡私
書封進因言此各其一事其他不可勝紀臣等遺抗
積罪如山非恃 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于中而群
鷹犬和干外臣等不為文選司郎王嘉賓之遠黜得
為近日御史謝瑜之回籍幸矣伏望 聖明于清閒
之暇省諭二輔渾厚博大姑容臣等少盡職業仍下

惟一可教法司議正其罪以爲奔兢權門者戒。疏人下內閣於是翟鑿等各引罪自理鑿言張惟一臣主試順天時所取解元後廷試二甲第一科第旣優且其人質實無僞。同值吏部司屬有缺臣曾薦惟一學行于讚并有一柬與郎中與齡臣竊自謂此亦以人事君之公且其事年餘矣。嵩諉可教帖非出已請逮可教錦衣衛究各詐僞。因言臣與讚無嫌竊推今日訐臣之故。蓋由讚等不思聖明日覽章疏。弊蠹莫逃。凡所釐正悉出宸斷。乃意臣等所爲。故因所憾而圖所以中之也。彼疏明日省諭輔臣渾厚博大則

真情已畢露矣。然讚柔良豈解爲此第受制司屬不
獲自由耳。上乃手批吏部疏曰。覽所奏固欲革求
免之意。然汝等果一人不承奉。一帖不接受。亦不必
有此訐發。且許讚非如此爲之者。本之王與齡強豪
脇持。與同黨報復之耳。鑿帖既久。嵩帖已僞。俱無大
私請縱獲私賄之實。但當奏決于上。何爲便置曰。
權奸中引王嘉賓謝瑜之名。又以渾厚博火爲言。懷
私怨忿明矣。許讚其體心盡職。王與齡着爲民員。外
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俱調外任。錢可教送鎮撫
司究問。諭鑿嵩勉盡輔贊。加以清慎忠平。佐朕勿違。

按是舉實王與齡強堂官爲之。欲執其顯迹以擊嵩，不無少矯然。卒爲嵩所乘，舍讚而獨攻與齡，以激上怒而給事中周怡上書救與齡，語涉禱祝事，又遷怒於怡，繫之。詔獄與楊爵一同禁錮。嵩之射人如北虜彎弓，矢無虛發。若鑿則直叙嚙始末，冀上憐之而已。學謨甲辰會試主錦衣崔百戶家，崔言與齡去國時嘗承衛使遣偵，與齡賊迹欲伺其隙而甘心焉。以阿嵩意已見與齡辭。朝後還其寓所，惟有瓶罐數器遺之。隣人徑上馬去，他無所有也。乃相與指指，歎爲奇男子。其後庚申歲一選郎敗，恐緹騎據其

短以輜重寄其所善客已悉爲所匿縉紳傳笑曰此
秦始皇爲漢歐除也所謂客者亦名家子浙之餘姚
人以蔭任尚寶官而文選郎福建晉江人也不欲言
其姓名

山東鄉試小錄

上覽第五問防邊禦虜策目謂語含

譏訕下禮部參者尚書張壁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
皇上廟謨詳盡天威所懾乃不歸功君上而以

醜虜饜飽爲詞誠爲可罪考試官教授周鑑李弘教
諭劉燁陶悅胡希顏程南具紹曾葉震亨胡僑率慈
爲文叛經訕上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漫無

敕正責亦難辭。其提調官布政使陳儒、叅政張臬、監
試官副使談愷、潘恩均有贊襄之職。俱屬有罪。上
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巡按考試教官莫敢
可否。此錄不但策對含譏。卽首篇論語義繼體之君
德非至聖等語尤涉謗肆。殊爲無君不道。葉經職司
監臨事。皆專任。弁周鑛等陳儒等俱令錦衣衛差官
校繫逮至京治之。尋逮經儒臬愷恩至。上以經狂
悖不道。命廷杖八十爲民降。儒等邊方雜職。經遂死
於杖下。已乃補儒等爲冝君等縣典史。按葉經嘗論
嵩奸貪。至是乘機下石。聖意止罪五策。涉訕而論。

語義則調 旨摘出於是經禍益慘不然各省鄉試
出題刻文俱屬御史考官不與 上何從知之也又
按論語義經原倩江南一名士爲之欲以釣奇而卒
以賈禍亦可悲矣

山西石州既被虜後 詔旌孝子張均烈婦白氏等十
三人張均石州人正德中舉於鄉以親老不仕讀書
奉養孝行聞遠近父曰赦太學生也先以親早亡不
得祿養亦誓不仕隱居城北村辛丑虜大入遊遂至
石州城赦被執均馳一騎賊中號哭求父流矢射中
肩裹鎗前走至則父已死賊矣均哀痛殞絕盡飲父

血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是年虜害最慘。石州同時死者孝子張承相等十一人。承相州學生也。少孤奉母二十餘年。最孝。人稱之。虜至。負母以逃。爲虜所得。承相抱母叩頭號泣。虜怒。俱殺之。子博者。生二歲而孤。奉母十七年。年少以孝聞。母居村舍。博從城中受書。虜至城下。號泣求母。母以被執。道遇之。奮氣取石擊賊。賊就剖其心殺之。母得逃去。博死年十八歲。張永安者。掾史也。父爲虜所逐。永安持挺走救之。擊傷二賊。趨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被數十創死。白氏安。亦妻也。聞賊入塞。從夫走匿土穴。賊攻穴甚急。度難俱

生則謂若從此去吾死不從賊且曰收吾骨耳夫果
逸去婦遂被執罵賊不辱身被十餘創死李氏牛宗
近妻也居四塢村家貧隨夫傭作賊至走三谷中夫
爲賊所得伏其夫身求代賊俱殺之山下具氏侯景
儒妻也賊正走山峒其傍婦女皆掠去度難獨免則
推兩兒山下自投溝水賊曳出載之馬上遂自刑其
面不辱賊殺之郭氏喬南妻也母家頗富而夫甚貧
然奉其舅姑絕孝謹人以爲難賊至不屈被殺狀與
白氏同李氏典膳張環妻也年老寡居馮氏張蘭妻
也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俱罵賊不屈而死烈

女賀氏年十七歲未嫁賊至從父匿山洞被執鬻賊死溫氏年十六歲與母俱被虜伏地不肯從賊死孝于溫繼宗者沁州學生貧苦而好學父沒不能葬日夜居守壬寅賊寇邊咸勸入城避之以父殯不肯賊至與叔父淵等力戰擊傷一虜吹角大至中矢死父樞傍淵等皆被害按虜當年入寇何石州之敗奇節之多一至於此亦異事也

甲辰刑科給事中王交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脩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暎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賊大壤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

既聯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勲乃
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媼，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
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勲皆彭鳳所取，詩經考卷五人
何俱在鳳一房，歐陽暎亦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書
經跡，若引嫌而陽助鳳尋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燦高
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乞明正其事，且
欲追論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程鑿之
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隨疏自理，
且請欽降題目，命院部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
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直無逸為

辭同。夏言禁院坐轎止罪一人。全不感懼。敢以撰科
費。亥脩爲欺。朕內閣重任。不早赴以。朕不早朝。
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
僻如此。部院其叅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
璧于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跡。獎明顯。大壞
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鑿并汝孝。汝儉奇勲。清及鳳
喚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鞫。謂
汝璧鳴夏應期。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以賄故。
坤之取熾。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獄
賂節五百金。而中監試御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

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期六十。革職閒住。不叙。珩越降一級調外。節徽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煇存留供職。是時上不御朝。故閣臣乘勢作奸。而考官阿取。其冒三尺不復知有朝廷矣。此事亦嚴嵩嫉鑿位出已上。故嗾言官論劾。然陸燦爲受職中書舍人。非試職也。乃冒進科場。竟得連中。而卒以都督陸炳之弟復陰庇之。主雖至聖。必不能出權奸之手。可歎也。萬曆以來。科場事益復冒濫矣。勢家之子。雖有可中不可中者。而主于必中。則諛臣默爲之圈套也。卽勢人亦以爲當然何也。

叛賊王三者大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虜酋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吉囊因留之，妻以部女，並爲虜用。頻年入犯，皆三導之。至是，虜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玘索食，翌日伏玘商同按伏大同官軍四百餘人及水峪口餘丁馮龍、賈昇、張寶等計縛之，并其黨三人。巡按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大悅，命賞伏玘銀一千兩，加陞五級。馮龍、賈昇、張寶各一百兩，授試百戶。王三械繫至京，獻俘正法。馳報人賞銀十兩，紵絛一表，裹其餘失馬，獲功諸人俱命天寵勘實以聞。已北路叅將張鳳詐稱統領部兵擒三，欲攘爲己功。巡

撫膺榮總兵周尚文上其事。上以鳳設詞欺罔，責
祭尚文，輒與妄奏，詰令對狀。鳳復奪三繫於天城，天
寵劾鳳，掩襲屬功。詔逮鳳，至京訊問。已，王三械至
京，命磔之於市。梟示各邊。餘黨三人皆斬。鳳謫邊衛
克軍。是時，上在秘宮，禱玄，剿賊王三之獲，歸功玄。
威故諸臣不及于陞賞。

給事中胡叔廉、鄒大同建言科場事宜，謂監試御史不
過防範於外，故內簾之弊無從糾察。而散卷等官始
得以徇私分送。今內簾亦監試官一員，按此論甚
確。其癸未知貢舉嘗論貢院內簾見諸考官房俱被

此通徹並無高鑰，便於往來，互相檢卷，則徇私者又何所遮壅而不為也。惜乎叔廉等之說，占格不行，此事似不可已。今勢家子之卷內，簾無不知者，故近年次第中式，惟以父官為先後耳。

楚王世子英耀，楚王顯榕長子也。狎比群小徐景榮等，金楊惠等，淫縱不法，先以匿奸宮人方三兒事覺。楚王錮三兒而杖殺其所使陶元兒等，英耀恨之。三十年端午日，王置酒召諸宗室觀龍舟，呼樂婦么兒侑觴，英耀見而悅之，令劉金潛納之別館。王知之，復欲杖殺金，金聞大恐，乃密與景榮等乘間自英耀

曰王怒甚且欲廢立不如先發英燿遂謀以次年上元邀王賞燈因舉事及期乃集其黨田堯謝六兒張六等歃血而盟分執銅瓜木槌蒙以面具伏緝熙堂后約舉砲爲號部署定日甫申而王至時武岡王以送王亦至酒數行乃款武岡王於西室王左右從者以次設食稍引去於是英燿舉手令張貴放砲金等卽率衆從王坐後擁出六兒首以銅瓜碎王腦堯等椎挺亂下立死衆皆驚走武岡王聞反往救亦爲亂槌所傷王旣弒英燿怒未已令六兒以鞭鞭王屍數下徐昇入內寢翌日乃殮用長史孫立承奉張慶王

獻等謀以中風暴死偽訃於鎮守撫按三司等官各衙門而禁武岡于別室令毋得出王從者朱貴以杖門出告變事泄漏鎮撫等官具以狀聞英燿私遣人追截其疏不及于是謀自爲辨使指揮甘玉梅及儀賓李瑞書辦官李仁等勒取崇陽王等保奏又爲辨跡使承奉王憲多齎金錢上之獨通山王不肯從陰奏英燿弑逆狀并勒印妄保事 詔司禮監太監溫祥同駙馬都尉烏景和刑部左侍郎喻茂堅錦衣衛都指揮使袁天章會鎮巡等官往按其事武岡王聞祥等至始乘間得出府具揭英燿大逆不道如通山

王言于是祥等奉勅削奪英燿位號及其冊寶拘之輓城內會巡撫車純巡按伊敏生驗治徐景榮等各詞服論非具上復令法司集廷臣雜議掌府事東寧伯焦棟等吏部尚書熊浹等議曰英燿性本兇殘行復穢惡殺父鞭屍天理絕滅非不容誅宗陽王顯休江夏王榮漢永安王顯梧東安王榮淑均以王室至親忍爲大逆保奏通山王英炊被脅而守正不阿武岡王顯槐受禁而終能脫首右長史孫立承奉正張慶承奉副王憲旣失討賊之義且并濟惡之謀左長史馮天祐營差久出大變周聞徐景榮三十六

名俱以賤役謀弑親王內造意者景榮等三名加功者田堯等八名惡逆尤甚官人方三兒樂婦宋么兒私通世子釀成弑逆英燿及徐景榮等典刑具在國法用赦英燿及徐景榮等所宜明正其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餘亦據法原情以昭懲勸議入制曰英燿悖逆天道主謀弑父非惡無前覆載不容既經差官勘實并多官會議明白皆欲明正典刑朕不敢赦其命希忠祭告 皇祖斬之於市焚棄其屍不許收葬徐景榮等二十六人即於彼處會官凌遲處死內景榮三名田堯八名財產籍沒妻子爲奴宋么兒方

三兒各杖一百孫立等三人皆斬馬天祐捕治革職
顯休榮漢顯梧等淑等各奪祿米三之一英炊顯槐
俱賜勅獎諭仍各賜慰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該府
應行事宜并楚王應得卹典禮兵二部其查議以聞
仍以書諭各王府云云某宦楚久嘗聞通山中尉華
堦言甚詳大都與國史同惟鞭屍之說似獄詞文致
至顯榕之無禮於其子亦非人情每見英燿偶服鮮
衣輒合跪伏泥淖中必汗壞之而後已其積繫已非
一日而其後愛姬王氏復生幼子則駸駸有奪嫡之
漸當是時非英燿弑父則顯榕殺子決不相容故稚

席之禍一至於此

乙巳大學士許讚既以王與齡事與嚴嵩有隙尋蒙簡
進內閣心不自安故屢疏乞休吏部尚書熊浹自諫
仙忤旨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度難施展至
是亦稱病乞休是時上居西苑久不視朝常疑
下有訕上者見許熊二大臣合詞求去無戀主之忠
故怒斥之讚得閒浹爲民仍令錦衣衛官校押發原
籍當差

錦衣衛指揮陶鳳儀之曾祖成故廣西鬱林州人成初
任浙江僉事在正統時征處州叛賊以功陞副使後

爲賊所獲死之。其子魯以父蔭爲國子生。起家新會縣丞。舉征兩廣洞蠻。忠勇有父風。在軍中四十年。積有功。擢累陞至湖廣左布政。兼按察副使。諸蠻作讎。之乃發掘其祖墳。狀其宗黨。魯卒於官。其子孫不敢回葬林。遂占籍南海。孝宗朝。復蔭魯子荆氏爲錦衣衛副千戶。至鳳儀。始陞指揮。陶比世以首叙用軍功。顯名以死徇事。國家得人。不專在淮上科也。

山西保德州人崔鑑。年十四。以其父私於鄰母魏氏。斥逐其母。不勝忿。乃手刃魏氏殺之。有司讞上其獄。法司議鑑以母故。陷大戮可憫。上曰。鑑幼能激義。其

免死發附近徙三年。上最留心刑獄，其法外之仁，又如此。

巡按湖廣御史包節，以承天守備太監廩斌擅作威福，節欲繩之，而語泄，斌懼，思有以報之。于是候節謁

陵時，故獻膳羞，遽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之。鍾祥縣佃民王憲等知斌與節有隙，詣節告斌黨庇奸豪周章等諸事，節命指揮黃恩邵勛收章下同知范昕驗問，以此持斌，而斌遂劾節不以正，且謁陵，延及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行，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以節奏乃抵餽已罪，發官校

捕繫節等下法司拷問刑部尚書聞淵等議節旣不
即謁 陵及謁又褻慢又受豪民訟凌辱守臣重刑
周章斃於杖下復停放陽春街穢觸 殿廷大不敬
宜坐謫戍范昕宜爲民黃恩邵勛宜革去管事 上
以節恣肆作威欺慢不敬酷刑打死人命姑從寬未
謫戍邊衛逃則殺之昕恩勛亦戍邊衛王憲口外安
置按承天爲 上龍潛之地其守璫故習驕恣而部
使雅欲抑之爲 朝廷存三尺也然體亦吾敵耳不
可先有成心且包節以元旦次日謁 陵而又刑斃
其私人虞斌之罪雖在不赦而節之自處無乃大踈

乎

代府宗室克灼及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樸俊宗
俊櫟潞城王府鎮國中尉俊根襄垣王府奉國中尉
克耿克燦克堯徒酗酒作奸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文李
舜臣張淮李紀數人助之已而克灼等以劔奪大同
知府財物詔奪其祿心懷怨望遂造反謀克灼邀
各宗室及文博等飲克灼曰我等奪祿代王又不爲
理柰何困死若引虜圍大同城我等內應開門納之
殺代王及鎮撫大吏舉事則不憂不富貴矣必先燬
各草場使兵馬不得屯牧爲善眾皆從之張淮密告

其黨妖人次仲太仲太曰我師繼廷璽若來無事不
濟廷璽者應州人與其黨王廷榮俱以白蓮教惑眾
淮遂因仲太見廷璽廷璽許諾入見克灼稱其有天
分克灼大喜告以反謀廷璽乃為畫計令告小王子
毋野掠三路進兵直抵大同城奉小王子居之遣兵
攻鴈門關約王廷榮為內應取平陽立克灼為主遂
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則大事成矣克灼以
為然乃使廷璽出約王廷榮刻一印文曰天子師造
旗牌火器克灼受克灼謀令其黨四門等持俊棄俊
掖所造火箭出燒城外各草場總督翁萬達疑二日

之內六處失火必有天奸謀下命緝捕獲四門等驗
治未決次仲太知衛奉者曉虜語嘗引虜得計遂使
奉抵小王子所誘之奉出邊至威海寧子北岸遇小
王子所部察罕兒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
送小王子所用爲識還告克灼克灼使文博爲表與
小王子中皆逆語賂以大同城約同舉事仍使奉等
持僞表旗幟出邊旗皆書調兵字會總兵周尙文使
人出邊哨探詢問守者知有四人挾傘出恠而追之
及奉等於榆樹口因索得其通虜表文收奉等至尙
文所鞠之且得克灼等謀狀萬達密啓代王收克灼

等而分捕叛者羅廷璽取叛籍燒之仰藥死餘悉捕
奏聞上命械克灼等來京至午門前命司禮監駙
馬五府九卿科道錦衣衛官會審具服諸臣因奏克
灼等反形已具克灼首倡逆謀俊桐贊言助逆罪惡
深重克燬俊標俊宗俊樛俊振次之俊葉俊掖遁火
箭又次之奏上詔如所擬以克灼等所犯應決不
待時但今歲歲之初未可行刑姑繫詔獄至是法司
復請上乃報曰克灼等世受國恩不遵祖訓違
逆天道背叛朝廷甘心降虜勾引寇兵圖危宗社
謀燒各邊草場兇謀大著國法難容克燬等受謀燒

草俊標等亦稱隨同聽謀難分差等克灼俊桐及克
燬俊標俊冢俊標俊振俱令自盡焚棄其屍俊棄俊
核雖不與聞逆謀而親造火箭意欲何爲降爲庶人
送高牆禁錮張文博等三十人俱依謀反律棄市梟
首於邊代府長史孫質等論死繫獄餘悉如議云頃
年河南撫臣調上宗藩祿議有寬門禁一條學謀在
禮部持之不覆蓋門禁在郎宗人私出有司或可制
之若蕩無閑紀則邊藩尤爲可慮克灼勾虜之事其
鑒不遠矣

河南延津縣李應時奏獻其妹初應時父拱辰進獻長

女封敬嬪。獲陞錦衣衛正千戶。二十四年九月。應時。又以父次女獻。詔如前例。進禮部爲請日。疏留中。不報。是歲。應時凡五上疏。請擇日進獻。至是始得旨。以冬至慶宴日。自東華門入。供饌賞賜。如前例。按宮女必由諸王館選。法至詳密。茲不由公選。而以私進。此倖門也已。非盛世事。而女之真僞亦難辨也。當時言官不聞諫阻。而禮部更爲請日。未免上累。聖德。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

祭酒程文德奏欲將該監博士助教等官於三甲進士
內選除文德講學人常不考制度妄行胸臆故其建
白如此吏部以非太祖欽定資格且於選法有碍
宜仍照舊於舉人出身教官優等及進士奏願降除
國學者斟酌陞補待任滿奏績與行人等官一體考
選風憲詔可之按文德之議雖格不行然國學官
之得預考選自此始

禮科給事中馬錫勳戶部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私

受兩淮運司解官黃正大贓賄勒管庫委員外郎余善紀稱納低銀。上怒下杲朴等鎮撫司究問杲辨正大解銀至部臣惟咨總督尚書并劄管庫委官秤兌各有司存非臣得干預劉鑑先收銀二十萬退出成色不足者八萬餘兩善紀續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有奇先後所退低銀並未呈部祇緣善紀漏收正大銀千兩畏懼檢舉遂同總督巡倉官忝送善紀法司問罪及陪庫主事方大樂罰俸乃種禍實在於此而該科所奏通賄事不顯指陳徒泛言以喪臣名節乞容臣與該科面質以明心跡。上責杲失職非

古廉清正直者比。令加刑再問。尋戶科給事中厲汝
進查秉彜徐養正劉起宗劉祿復言兩淮當起解前
銀之初適副使張祿署印與正大同謀。捕和合鄉親
大使趙顛隨解至京。廣通關節。自臬外如太常少卿
嚴世蕃順天府丞胡奎總督尚書王鼎皆有請託踪
跡。宜盡法窮治。疏入。大學士嚴嵩即上疏自理。謂汝
進等欲以賊罪污蠖臣。故借臣子世蕃名肆其巧詆。
上益怒。遂手批汝進等疏詰其劾祿不早意。欲與
臬解釋。命錦衣衛俱執至闕下。汝進杖八十餘。杖六
十俱降。邊方雜職張祿不必繼問。黜為民。不叙。臬朴

等令該司併提晞卽開奏發落再有煩擾加罪已而
該司具獄上臬詔朴發邊衛俱克戍暉爲民善紀
弁大樂仍送法司擬罪乃善紀降一級與大樂俱調
外任其低銀合鎮撫司同刑部覈銷辨驗計虧折一
千三百十七兩有奇因廉得張祿迴該吏武林弁銀
匠唐其桀作弊侵銀狀以聞詔行該省巡按御史
逮祿等追補已乃謫汝進雲南亦佐縣秉彝定邊縣
養正通海縣起宗廣西荔浦縣祿荔波縣俱典史後
果竟死於戍所公論以爲枉是時嵩有寵于上其
子世蕃於各衙門關節無不干預既陷王與齡又陷

王杲杲素稱謹厚而嵩護其子則不得不委罪於部
臣至激上怒遂至加刑謫戍九卿之體陵夷盡矣
而刑部尚書聞淵雅負物望亦惟阿旨減獄而已
語云爲臣不易信哉

吏科給事中臧珊言廷推大臣推吏部尚書首舉餘俱
唯唯不聞有可否非朝廷進賢如不得已之意乞今
後會推必詢謀僉同方具名上請如有不當許與推
者明言於廷務求勝任者用之吏部尚書毋得自執
吏部覆如其言上曰選用人材係吏部職掌但會
推時各官有見亦當盡言今後已奉旨點用者科

道官毋得輒先論列待其不効指實具効按嘉靖中
言官猶有此建白慶曆以來京堂缺先期吏部密請
教於首揆其人已定則會推前一夕業具揭通送閣
下知會明日會推止應故事而已誰復敢言其非者
嘗記弘治間蘇州吳文定禮部尚書推調吏部
公即面辭曰某久在閒局素不能關防家人萬一蒙
簡是速敗也於是吏部別有所推由此觀之 先朝
閣臣原不預部事送揭之例始於嘉靖

端公山在禮部時未

一揭

後

此事矣

咸寧侯仇鸞鎮守甘肅日久貪縱酷虐恣爲不法初總
督曾銑以防秋調取河西兵馬仇鸞不發銑參屬阻
撓軍機且歷詆其科尅乖戾狀上以防秋屆期鸞
姑奪俸示罰其所劾論事情令按臣查勘鸞知不可
掩乃益狂悖無忌至是銑復上言甘肅孤懸西北
三面阻虜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綱紀解弛平居實有
厝火積薪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蓋擢
髮不可數臣請舉其大者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
鸞自副總兵蕭漢以下無一不求索兼金寶馬以百
千計致各官相率效尤肆爲朘削鸞又侵剋衛所月

糧并班軍銀兩充軍官犯悉索其厚賂而選委湖蕩
草束各給以印票而派私役軍匠日且百人虐殺無
辜歲以千計至其狂誕不恭肆為欺罔去歲梁園堡
之捷輒報虜酋狼台吉為我軍所誅今狼台吉固自
在也且奪獲駝馬半入私門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以
致一鎮人心洶洶不服不亟黜之恐成他變上覽
疏大怒乃令錦衣衛選差官校逮繫來京訊治既而
巡按甘肅御史張雨復言鸞黥貨養繫大失番夷心
六事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復詳疏其欺罔貪暴三
十事俱下兵部覆稱所奏多係夷情且人命十餘賊

私鉅萬事體重大必須勘究分明乃可正法 詔巡
按御史秉公覆實速具狀以聞是時督撫按臣各起
攻鸞鸞疑無死地矣乃天道助逆曾銑之禍遂不旋
踵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獸窮則攫躬兇之
輩可易視之乎

兵部尚書王以旂等奉詔會同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
衙門議復套事宜 畧曰虜據套爲西邊患久誠宜亟
爲攘除第車體重大錢糧兵馬非旬月可辦集請先
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趁時糴買添設憲臣預處月
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欽遵行事其曾銑奏

討山東槍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營偏老耳肅各邊兵馬悉聽 聖斷裁定給發。疏入 上諭輔臣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爲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平未論功賞。臣下有快快心。今欲行此事。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同。我內居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職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閣臣夏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

聞于是大學士嚴嵩上疏曰套虜爲患日久祖宗
時力豈不逮猶然置之今民力去祖宗時遠甚且
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
如聖心所慮者臣閱曾銑所奏征討必用三年每
年必用兵十二萬銀必百五十萬兩銑有云此特大
略其臨時請給者不在此數則師未興而經費已不
支矣臣將何以堪之臣以好大喜功之心而爲窮兵
黷武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
言以致該部和同附會上奏幸賴聖心遠覽特降
明諭活全陝百萬生靈之命誠宗社無疆之福臣

備員輔職如此舉措關係國家安危大計不能先事
匡正至厯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効勞爲多臣分
毫無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卿既知未可何
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有密疏稱人臣未有如
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爲而不顧國安
危民生死惟徇銑殘酷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
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旣以爲可卿必
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院疏會奏是果
行之說豈可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
職不允辭時 上已大疑言言懼不免因上疏曰北

虜久據河套擾我疆場。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况當國家全盛之時，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曾銑所奏，不揆固陋，妄有議擬。第謀本短淺，慮欠周詳。茲承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馭遠弘謀，好生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諉臣自解。所幸軍旅未興，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上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百爾自宜先以邦民爲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脅衆，昔密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奏又

無引罪之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嵩
復䟽辨銑䟽初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正言者。臣
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橫自
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復套。事體
極大。自始至今。亦並無一言議及。其諸䟽揭所奏。不
過列署臣名。昨奉明旨。謂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
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知也。至于每擬誇許。皆出言
手。言欲以此顯上意于外。而示親厚于銑。故廷臣
皆謂上意欲行。無不恐懼。即臣不知。亦恐皇上
別有諭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䟽于閣。言獨留看。

日、後出一閱、隨卽騰進、並不以片言商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同在直所、言任已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途、臣看而已、臣自知具員、不宜復覩顏在列、乞罷疏入、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救正、朕已恩宥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上意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臣謬以非材、首列班行、自以與嵩同受眷知、誓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不肯至、即至亦漫無可否、是嵩故意推避、以諉罪於臣、而謂

臣不使干預將誰欺也。復套覆議高謂臣獨留三日
出奏稿於袖中令其一閱隨即騰進夫奏稿出於袖
中者臣之過干謹密也會着然後騰進者臣與之商
確可否使稿不自收而委之他人騰駕已成而後與
之會着此則可責臣而無辭矣夫嵩明知其故乃以
此罪臣謂臣每擬誇訐故欲以此顯上意于外而
示親厚于銑夫擬議雖自臣下一經御覽卽係
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况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
方爲銑危懼而以此爲示親厚豈理也哉嵩以危禍
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國體何臣不

敢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疏入詔部院一併
叅着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宜
言虜兵強據險爲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
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蓄兵養
威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宜悉行停止果
虜侵犯疆場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伐之威無得推
避誤事其銑所請延綏積欠月糧三鎮原額騎征馬
匹宜爲給發至於所奉招降用間事非獨可以行之
復套宜仍勅九邊一體舉行以覘敵情渙虜黨上

曰套虜非新近事先朝但防守耳既無故輕狂倡

議雖奉 俞旨然既下諸臣集議自當爲國爲民深
思實慮明以實告如何忍心觀望一旦敗事將何救
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一年銑
令錦衣衛丞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以旂姑令蕪榔
察院右僉都御史亟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
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其悉逮至廷
杖之各罰俸四月其餘事且戶兵二部作速再議以
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禮部尚書費案等都察院左都
御史屠僑等叅覆大學士夏言輕信狂言輒爲贊奏
事惟任意跡涉強君及奉 詔自陳復無引罪語揆

諸禮法俱違。唯聖明裁其進退。上曰爾等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卽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其削奪餘官，令以尚書致仕。已錦衣衛鎮撫司鞫。上曾銑獄情，謂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具如咸寧侯仇鸞所訐。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由克軍。夏言差官校逮繫來京問比。法司會議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

陷城塞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議。乃稱律

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犯正律議擬。以聞。于

是法司謂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銑于

市。妻子流二千里。是時上怒銑甚，然實無意殺言

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為銑所劾，有旨逮詔獄。鸞上

書閣下自理。嵩因投鸞意，令以復套事攻銑。賄言表

裏作奸覲圖大福。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司擬罪。凡

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言既逮至京，下

鎮撫司拷訊。命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釁起自

讎家，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今幸

一見天日瀝血。上前卽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咸寧侯仇鸞未嘗執奏以爲非。旣而。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鸞既已至此。明係在京大臣。僞撰藉鸞口以陷臣。中間摺據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關往來狀。皆重文巧詆。茫然無證可據。天威在上。讎口在前。臣不自言。誰復爲臣言者。上方怒不省。旣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儁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勩。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且詞未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議。上謂言辨。疏已報。寢不當議。復奪茂堅等俸。

讓之曰爾等任曰執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取
借議意明護朕視言爲腹心言則視若爲何物銑上
疏時卽密奏強君朕何嘗一言諭答敢動憚有密諭
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故作怨語曰前
去凶不奉戴香巾爲朝廷計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歟
彼正以西內二三月直候不得見蘇綱爲辭爾等又
爲言直侍內苑堅恣朋諉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
定擬以奏於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
里言江西貴溪人與大學士嚴嵩同鄉在政府以權
勢相軋言初罷歸嵩已爲首揆盡斥去言親黨在朝

者言聞之怒及復用位復居高上亦斥去黨以相
報復然嵩柔佞深險雖心銜言而貌敬之益甚言益
以氣凌之及言因復河套事失上意嵩遂振暴言
短謂曾銑開邊釁皆言主之上怒捕繫銑詔獄然
無意殺言也會有蜚語流禁中者謂言去時怨望有
訕謗語於是上益怒遂坐銑交結近侍例并言斬
之言豪邁有儁才縱橫辨博初在諫垣以言受上
知此贊更郊禮遂受特眷上性聰察不喜臣下雷
同言知其肯方張孚敬用事時人無敢牴牾言故
每事與之齟齬上以爲不黨因厚遇之竟至大用

然其人才有餘而識不足，憑寵傲肆，威福自由，無所忌憚。上寔不能堪，稍稍以微旨裁之，言不爲懼，竟陷刑戮。銑揚州江都人，與言妻父蘇綱同鄉，故藉言以復套，不知上意素不欲勤兵，而是時言爲嵩讒已失。上意而銑方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乃附言以求行其志，稍見踈誕，不知禍之一至於此。仇鸞故寬悍無比，卒乘機賂嵩，兩人深相結納，而劾銑之疏，嵩于世蕃一夕草就者，或曰蜚語亦嵩所播，或曰嵩以災異踈引漢誅星方進故事。上意遂決，縉紳家以嵩殺銑比之秦檜殺岳武穆，傾武

穰在高宗時兵威太盛未免有震主之嫌故檜得乘機陷之乃銑之復套非負不赦之罪而尚欲殺言因羅繼銑駢死西市為古今不白之冤視檜尤酷矣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尤傷之

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奏臣往歲鎮守延綏為巡撫賈啓以私怨劾臣子君佐君仁各冒功陞賞幸皇上赦不誅迄今九年啓遺恨未已嗾令陝西按察司逮臣二子於獄俱發戍瑄臣惟父子血戰邊陲三十餘年前後効首功以數千百計不自意為邪臣所枉致父子睽離異域一旦遇警臣以孤身當虜誰為援者臣

死不足惜，獨恨啓植私黨而殺有功之臣，惟聖明
憐察，疏下兵部覆言尚文功誠可錄，然啓奏已不行。
今其子以他故謫戍，不當復引前事自解，宜行勘得。
旨：朝廷賞罰功罪自有定法，君佐等所犯既查明，
與各處功次無與，仍照原罪發遣。按尚文坐府時嘗
面斥嵩子世蕃爲世蕃乞改順天府治中避之，至
是調旨不理其奏，幸尚文爲上素知其忠勇，又
得免於蔓引也。

辛巳鄭王厚烷疏請上脩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
已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理怠政飾非惡諫。

神仙土木爲規。土手批其跡曰：爾探知有宗室訕
謗者故。茲効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于耳。爾真今特
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下。其使者於獄居無何。會孟
津王子祐榑以請復父爵不行。尤恨之。已進萬壽表。
焮失稱臣。陶仲文建醮天壇。祐榑獨遣使進香。而學
焮不與。上益怒。祐榑乃乘間遂訐。堯厚焮招集亡
命私造兵甲。及與妖人宋剛等。逆謀爲不軌。厚焮亦
訐祐榑。稱長子僭繫玉帶。及逼殺良民等事。詞連
厚焮。祐榑有詔遣官會勘。至是覆言厚焮謀反。無
驗。然信惑群小。多爲不法。所創有二仙廟。育才等館。

皆上僭無狀而方掉弄章句規切至尊法當首論
祐樁縱惡殃比厚烱等偏黨亂法宜以差治罪上

命法司再勘為降詔數厚烱驕淫欺慢不臣無親等
罪降發高牆仍暴其罪於各王府祐樁等各謂時有
差按厚烱曠事能文折節下士可稱賢王然性腐好
為諛收不情之事欲以釣名取譽為諸宗所忌故及
於禍隆慶初始遇赦復國

榆林衛都指揮僉事遊擊將軍李珍初以為有官與
延安衛署都指揮僉事田世威寧夏衛指揮田川郭
震俱為總督曾銑所任用珍遂以戰功起徙中為今

官銑敗將校多得罪。于是逮珍等詔獄。羅織其事。謂珍常減軍餉萬餘。送銑子至京。餽遺珍。彼拷掠備極。慘毒幾死。卒不肯誣服。以累銑子。至是法司請論珍死。其侵盜官銀繫親屬監追。田世威郭震謫戍。詔依擬。按珍震二人以死徇銑。亦有嬰舅存孤之義。雷霆之下。無不摧折者。當羅織時。苟自爲計。銑子決不免矣。於乎貞臣累至而行明。悲夫。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一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三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巡視浙福右副都御史朱統燾二十七年三月日本使周良等至寧波賓館有為匿名書投館中稱天子命都御史起兵誅使臣可先發夜殺都御史署府事推官張德熹知之乃不以告臣臣嘗斬賊張誅誅德熹叔也凡報福賊死者德熹皆與殮之御史周亮奏革巡視浙福之命者又德熹鄉人疑德熹構其事且臣竊頓海防稍有次第而周亮乃欲侵削臣權謂一御史按之有餘以致屬吏遂不用命願陛下察臣

先後奏詞非有私挾追究德熹等窩賊倡亂背公黨
私廢壞紀綱詐傳 詔旨扇惑夷情謀殺撫臣事情

明正其罪奏入

詔下巡按御史會同三司驗實奏

聞按統天性嚴明介潔然自幼值家難多歷艱險故
遇事頗刻核匿名文書付之一火而已何據而疑推
官張德喜欲謀殺都御史而聞之於上且當賄賂
公行之時而內無應援未有能立功名於外者况閩
人滿朝豈宜過激統之不終以此

莊敬太子載灃

上第二子也

母貴妃王氏生於

嘉靖丙申十月六日

貴妃娠時夢神人星冠羽服

以一嬰兒與之遂生 太子十八年二月 上將巡

幸承天 冊立爲 皇太子命之監國至是 上以

太子年浸長當出閣讀書命先行冠禮越二日晨
興疾作遣醫診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正坐而

薨年十有四歲 太子生而靈異不喜紛華靡麗小

心齋慎嘗見 上叩頭曰兒不敢 時舉手曰天在

上 上奇其不凡及薨痛悼殊甚 詔禮部具儀以

聞已輔臣及府部侍從諸臣各上疏奏慰秉一真人

陶仲文亦具疏慰 上獨批答曰覽卿奏慰朕復何

言早從卿勸豈便有此 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然厚

煇呂時中輩誹謗朕躬。一日久不教誨。一日輔臣不可諛悅。皆謂朕既不早朝。又不教習太子。朕受天命承大道。豈爲小人所訕。因思太子年十四。或可

漸舉儲儀。故令所司如例。先行冠禮。豈期太子超

凡。遂爾長往。且其于人世紛華。一不好玩。動有仙氣。

今果乃爾。或謂何不任其素性。朕思身已受謗。又累

太子。豈可久藏禁中。須如祖宗故事。一一舉行。

寧爲不慈。終不失正。嗟。今失矣。彼紙上虛談之物。能

療之乎。太子捨我。亦非背者。知朕心之不得已。但

仰思當日。聖母愛之。甚至。今未久而歸。是朕之不

幸耳按 在敬初冠而薨。上批陶仲文奏慰既有
早從卿勸豈便有此語。不知所謂勸者竟作何語也。
後來 上處 二王於外府人傳仲文有二龍不相
見之說宜本於此。

壬戌禮科給事中趙鉞言故禮部尚書費案總兵郤永
生平行履無聞數經論列不宜錫之以謚因言謚法
乃勸懲重典請自今以後凡文武大臣乞謚行史兵
二部覈其平生履歷詳悉開報不得止載畧節仍會
多官公同會議擬應否定謚請自上裁如有不公
及開報不盡者許臣等覈奏得 旨謚法原有美惡

以示勸懲。今後所司定擬務合公論。按卻未久。歷邊方亦有名將之稱。其得謚不且與費采同論。嘉靖中分宜當國。政以賄成。謚法蕩然矣。曆慶以來。此典甚不輕與。領殿閣詞臣較易。而六卿則有當得而不得者。由代言權之重。止庇其詞林之黨。而輕視勞臣。令湛恩不究。爲可惜也。

尚書被命例上辭疏。歲戊申。改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戶部尚書劉儲秀爲兵部尚書。儲秀因其疏辭言。上自入繼大統。威懷四夷。莫不震疊。如近日復套一議。尤見聖明。非臣愚陋所能仰佐萬一。上責其

浮詞罔上無任事之忠卽黜之已酉陞經理兩關兵部左侍郎范鏞爲兵部尚書鏞疏辭內有衰朽之年
栖遲可耻及仰奉宸謨自足萬全之策隨事通變
寔乏將順之宜等語詔責其欺肆不恭亦卽黜之

上本神聖群臣莫測其指向而兩臣一以曾銑復
套爲言固上心之所不安而一以衰朽栖遲是耻
則類然望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况可以誑主乎

禮科給事中沈束爲故總兵周尚文疏請卹典言尚文
爲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
多所殺獲虜遂徬宵遯此亦一奇功雖幸蒙聖

恩褒之極，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
有未盡之賞，請命該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僉議，贈
以封爵，延之世賞，將以九邊熊羆之士，咸扼腕自奮，
爭先赴敵，義不旋踵矣。夫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
之臣，又不能上體聖心，任已意而與奪其間，冒濫
或至于倖蒙忠勤，反遭乎捐棄，今邊方未靖，每廩
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卹，一以勸百，上覽其疏，大怒，
曰：周尚文，違疏自伐功勞，又肆言甲辰未得酬報，怨
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即死，東言官也，乃不行
重劾，反肆欺誑，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叅

者以聞于是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喬言束心本無他第狂迂當治得旨人臣之罪結黨

欺君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東令錦衣衛鎮撫司究問已詔刑部擬罪刑部坐東奏事詐不

以審者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于鎮撫司

獄按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以套虜

善游河乃築凍塹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

賊至輒鈎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

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

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召入提督團營聽征
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
脩補墻堡七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之
滿竿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五十
里加太子太保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
宣府詔尚文簡銳東援破于曹家庄斬將塞旗加
太保俄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
義濟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間諜悉知
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
無寧歲遣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

當虜有功不敗蓋亦近時名將也然性伉傲喜持人短長其在右府嚴嵩子世蕃爲幕官常被呵誚世蕃不能堪改順天府治中以是積恨於尚文幸二知之不敢媒孽比死而東有九重深遠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情予奪語言指嵩也故嵩密爲之譖東竟錮獄幾十年隆慶初始赦出而于時尚文亦賜祭葬如例贈太傅謚武襄云

吏部尚書聞淵旣去會推禮部尚書徐階上曰階方事朕左右固非先朝弘文館之直者如何輒擬外遷合再推乃用戶部尚書夏邦謨上素寵禮部在

吏部上自階彼。旨後吏部缺會推更不敢。部

其後郭朴嚴納袁煒李春芳川繼爲吏部尚書蓋疑
萬鏜歐陽必進俱不厭。上心亦仍用詞林爲之也。
已酉應天府鄉試禮部尚書徐階子璠倩人入場事覺
南京給事中萬文宗及監試御史楊順張鑑論階縱
子把法請罷階因疏求去。上以階日直左右其子
犯法遠不得知。詔令安心供職。是時階召而無逸
毀未久。聖眷方隆。故。上特宥其子置勿問。而所
倩入場之人旋逃去。後改姓名爲全真道人遊江湖
間不歸矣。或曰階被叅時有鄉人楊豫孫在南考功。

速遣人報階以七日夜達京師故階得先爲之備云
初河間人王聯壬辰進士爲陽武知縣考察閒住聯性
寬壬淫暴居鄉以武斷稱且毆辱其父良良告之鄰
史閻鄰所論死久之良告息詞保候間聯文坐殺人
仍論死繫獄聯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先後御史胡
植馮璋張洽等乃奏訴屢侵之聯刺知是時告訐盛
行謀有以動宸聽爲脫罪地方聯任陽武縣知縣
時屬駕幸承天巡撫都御史胡纘宗委聯供行
殿役不辨怒笞之聯隨御史陶欽夔以贓罪劾罷以
是亦恨二人乃摺據纘宗迎駕詩有穆王八駿空飛

電相竹英皇浹不磨之句，為引虞周不祥事，陰肆詛
謗，且言屬之刊布，聯不奉命，遂假手欽夔，劾之。鄰植
等乃相率為雜織，抵伊重辟。其詞多誕設，凡意所不
悅，咸構入之。若都御史劉隅、叅政朱鴻漸、前知府項
喬寶、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咸、休田、甸高儒、給事中
鮑道明、苑馬少卿袁淮等，無慮百十人，令其子朝策
當至日，詐充常朝臣，闌入闕門，于班中聲寃奏之。
上覽大怒，趣命緝衣衛分差官校繫續宗等至京。
下法司會訊，聯詞悉誣，指無據。續宗詩全章皆頌盛
德語，並非詛謗，乃讞上其獄。聯仍殺人罪，朝策詐假

官當斬。續宗等悉赦勿治。疏入。上不悅。曰：王聯孔門之徒，何不忠不孝至是！續宗令人刊詩，財力非民出，而何卽此細微百姓之深虧重累可知！姑依擬，且疏內欽獎一人稱俱在，何也？於是刑部尚書劉訥等具疏引罪。上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爲重。續宗詩旣曰稱頌，何又有浹不磨之語？疏亦不經心，是人臣禮耶？禮部都察院叅者以聞，是時上意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爲之申釋。聖怒少解，及部院疏入手，批之曰：劉訥等急于市恩，全不以職在執法爲事，乃稱頌之體是如此耶？訥黜爲民，三法司堂上

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訊。纘宗錦衣衛
杖四十。爲民輔臣。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大學士。俸
嵩疏辭免。許之。按纘宗等之初逮至。適是歲春京師
災異。彗見。兩土雨。蝎。霾霧四塞。不覩天日者凡三月。
上意頗懷疑畏。以問掌道教事禮部尚書陶仲文。仲
文心知纘宗等無辜。乃對上曰。疑有寃獄。得兩方解。
會法司讞。纘宗獄至。上以仲文言姑宥之。尋大雨。
百官上表稱賀。上以仲文贊玄平獄。封爲恭誠伯。
給事中張秉壺言。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
之應。良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爲已力。於是仲文

疏辭。上曰：鄉祝釐報國祈禱，兩賜累累，効職若鞠，
獄非卿事也。果專恭盡誠，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
獄謝似非宜者，且准辭待教奉另行。

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先是奏海夷佛狼機國人行劫
至漳州界，官軍迎擊之，于走馬溪生擒得賊首李光
頭等九十六人，已遵便宜斬首訖。章下兵部請俟獲
實論功，會御史陳九德疏論統專殺濫及不辜，法司
覆請遣官命勘。上從之，遂革統職，命兵科都給事中
杜汝楨往。至是，汝楨及御史陳宗夔勘上前賊乃
滿刺加國番人，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來海中販

潮番貨未嘗有僭號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復至漳州
月港浯澳等處各地方官當入港既不能驅留人貨
既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
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使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捕
殺人有傷國體其後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
自行誅使無辜並爲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統既
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鏗喬相與佐成之法當首
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
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將汪大受又次之
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波二者等

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如律發配發遣。於是兵部三法司再覆如汝楨等語。統鎗番遂得罪。翁爍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臨等奪俸有差。初統被命。勅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許以軍法從事語。今勅稿在西房爲大學士夏言手自劄削。委任頗重。後統覆奏言所謂軍法者管杖徒流絞斬皆是合容。臣便宜施行。詔可之。至是以閩中鄉宦林希元通番治之。巫故嗾言官勿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爲之申救者。統聽勘居家。知必不免。嘗語人曰。吾親死如歸耳。倘朝議有不測。便當自決耳。肯學

曾銑爲少年，簒弄直至西市了當乎。時王璠適許奏，
叅政朱鴻漸被逮，統疑以爲逮已遂。服斷腸草自盡，
紉爲人精，嚴勇干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
道爲之肅清。其疏辭有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
國皆倭賊矣。久之果然。

大學士嚴嵩奏，臣伏蒙 聖恩，加上柱國，臣不勝疑懼。
傳曰：莫無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國初始
設此官，亦不輕授。當時左相國徐達爲開國勳臣，第
一亦止爲左柱國。累朝曠而不置。縱使特恩，臣子所
當力讓。唐太宗藩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

爲尚書合者。至代宗朝。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斯職。子儀固讓不受。臣雖識昧古今。頗知敬畏。乞 皇上特免此官。仍著爲國典。以昭臣節。上曰。卿敬出此心。俯准所辭。其以卿之子世蕃爲太常寺卿。按上所寵輔臣張孚。叔夏言最所敬信。然常微有牴牾。惟嵩終無間然。如辭上柱國一疏。委婉謙讓。若有道者之言。維繫上心。誰能阻之。故特眷二十年。而天始敗之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十二終